

蛻變

校內徵文比賽高中組優異獎

4C 薛嘉惠

「阿育的情況，坦白說，比昨晚還要差。還是那句老話，你們要有心理準備，他今晚很可能會離開。」醫生表情凝重地看着我和媽說。儘管醫生已經斟酌過用字，但「離開」二字仍然顯得格外沉重，把我的胸口壓得透不過氣來，連淚水也壓出來了。我只覺得胃裏一陣翻騰，平日已蒼白的臉色此刻更是一片慘白，手比任何時候都要冰涼。

我飛奔到爸爸躺在的床邊。只見他越發缺血的臉色，他用盡全力地呼吸着，身體一下一下的抖動，血包、營養素……，大大小小的維生藥包高低吊着，不同的喉管插在爸爸的身體，腳早已因供血不足而青得發紫，手亦因缺血而紅得腫脹。如果爸爸看見自己這副虛弱的模樣，不知會否被嚇到。平日最怕看到血的我，此刻也已沒空來害怕。看見爸爸顫抖的模樣，我的心也疼得發抖。爸，很辛苦，對嗎？他從未如此軟弱過，在我面前，他永遠是我的盾牌和依靠。

爸爸給我取了一個英文名——凱莉，原意是勇敢而堅強的女戰士。說來慚愧，我在很多時候，都是個要人照顧的膽小鬼。我怕蟲子，無論多細小的，我都逢見必叫，然後爸爸便會跑來幫我消滅蟲子，嘴邊一直說我太膽小。我也怕黑，有時候一個人睡不着，爸爸便會來給我講故事。明明早已累得快合上眼皮，我卻仍撒嬌，老挑個最長的故事要他講，他說着說着，自己就先睡着了，弄得我哭笑不得。但也因為他的陪伴，我每晚都能安心入睡。我也怕冷，每逢秋季一到，我的手腳便會長期處於冰冷狀態，這時爸爸總會來給我暖暖手。他用溫暖的大手包裹着我的小手，然後再放進他的衣袋裏，取笑我是「水鬼」。就這樣兩父女逛着街，

很快，我的手就不冷了。我的情商也很低，很容易不開心，每次感到難受就馬上往爸爸懷裏一栽，聽着他平穩的心跳聲。他的大手往我頭上輕輕揉，所有的難受都得到安慰了。我知道，這天下，總有這麼一個人，永遠把我捧在手心，永遠支持着我。

現在，這大手已經腫脹不堪，那平穩的心跳聲早已因血管爆裂而混亂起來。其實不用醫生向我說明，我也深深知道，爸爸已經不行了。心裏有萬千想對爸爸說的話，我相信昏迷中的他，也有不少想對我說的東西。我難受得無法啟齒，他亦無法說話，真的陰陽相隔了，你還能否聽到我的聲音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明白，我要堅強給爸爸看。

「我們要處理遺體了，請暫離一下。」護士對我和其他家人說。

晚上十一時二十分，那混亂的心跳終於平靜下來，臉上僅存的血色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爸爸離開我了……

待護士整理好爸爸的遺體，我走到他面前，醫生說：「可以碰他。」我看着爸爸，感覺他還沒死，覺得他還活着，但當我碰到他的手時，我知道他真的離開了。冰冷的觸感比我的「水鬼手」還要冷，他的手從來沒有這樣冷過，冷得足以冰封我的心，足以封住我的眼淚，足以摧毀我的童年。爸爸以最軟弱的軀殼，來逼使我蛻變成長。是的，他太勞累了；是的，他堅強太久了；是的，我懦弱太久了。我對不起您給我起的名字。

以後，我不再需要別人來給我講故事，我當上媽媽的安眠藥，每晚陪她入睡；我不再需要別人來幫我打蟲子，我自己來；天冷了，我會多穿一件衣服，再不行使用熱水袋，手腳總會暖起來的；難受的時候，我會自己處理情緒。我要對得起爸爸給我起的名字。我不再是大小姐了，因為這個家需要我來撐着。以後的路還長，我要用最勇敢的姿態來面對人生，不負爸爸的期望。我能夠在這世間出現，是父親和母親的努力，我會留着爸爸的血，替他去過

他未能過完的下半生。你的女兒長大了，她蛻變了，她勇敢了，爸，您能聽見嗎？從前，您一直為我而堅強，現在，輪到我來為您堅強了。

媽媽緊閉雙眼，沒有睜開過，彷彿看夠了這世間的悲歡離合，不想再看了。她的淚珠連綿而下，一滴搭着一滴的，滑過她那滿佈雀斑和絲絲皺紋的臉龐，胸口並沒有因為哭泣而起伏，像沒有呼吸一樣，就那樣癱坐在醫院的椅子上。我默不作聲，也沒有哭，坐直身子，把母親一把攬進懷裏，輕輕撫着她的頭。「有我在。」我在寂靜中吐出這三個字，是代爸爸說的。

爸，有我在，一路走好。